

馬明—西比利亚克选集



普里瓦洛夫
的百万家私



上海文艺出版社

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俄〕馬明—西比利亚克著

左 海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略論《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高尔基曾經指出：俄国十九世紀的文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局限在描写俄罗斯中央各省的社会生活，沒有怎样去注意俄国边远地区的生活动态。直到十九世紀下半期，描写边远地区的作品才慢慢多起来，馬明-西伯利亚克在这方面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俄国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大都描写貴族、地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遭遇，大都描写象叶甫盖尼·奥涅金、罗亭这些貴族青年——他們一方面憎恶当时的社会，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明确的生活目的，把精力消耗在渺小卑微的事情上的悲剧。奥斯特罗夫斯基比較不同一些，他的剧本，主要描写的是商人、小市民的生活。但是比較直接描写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的却是馬明-西伯利亚克。

狄米特里·那尔基索維奇·馬明-西伯利亚克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新历十一月七日）生在俄国彼尔姆省維西莫-沙伊唐工厂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貧穷的工厂神父，同时还在工厂小学校里担任教师的工作，是个比較开明的人物，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农民斗争比較高涨的时期，他很注意閱讀进步书刊，平时也很注意指导孩子們的閱讀。这些对馬明-西伯利亚克世界观的形成是有良好影响的。但更重要的是馬明自己对矿区

周围环境的观察。他很早就看到了农奴工人的艰苦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工厂区社会生活的对比深刻地映入他的眼帘：一方面是工厂主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方面是耗竭精力的劳动，他对农奴工人充满了同情。

馬明-西伯利亚克从教会中学毕业以后，在一八七二年考入彼得堡外科医学院兽医科。他一到彼得堡，就受到当时进步学生的吸引。他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里说：“在彼得堡的四周可以远瞩到内地各省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仅能够从第一手获得我们的政府所准许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还能够接触政府所禁止的观念和思想。”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各种集会，因此一度受到沙皇警察的监视。

馬明很早就表现对文学的爱好。他在大学生时代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但由于对周围生活的理解还不深以及写作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并不成功。馬明深深感到和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他从彼得堡回到烏拉尔的时候，就以新的观点密切注意这个地区的变化。他在生活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方面。

一八八三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有特写《战斗者》，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巢》、《黄金》、《粮食》等等。馬明在这些作品中多少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道德关系的腐败堕落。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曾经提到过馬明-西伯利亚克的特写《战斗者》，说他突出地描绘了烏拉尔的特殊生活^①。

一八九一年，馬明从烏拉尔移居彼得堡。这期间在俄国，正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四四页。

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進行尖銳的鬥爭、其結局是民粹主義受到粉碎的時期。馬明由於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一時曾接近過民粹主義觀點，還和民粹派的代表人物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交遊，給民粹派的刊物寫稿。和民粹派的接近不能不對他的創作起消極的影響。不過到了九十年代末尾以後，他就漸漸離開他們的影響，在作品中對工人群眾作了同情的描寫。但是由於他還不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因此他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決定作用，還是並不理解的。

《普里瓦洛夫的百萬家私》是馬明第一部重要作品。他原來打算寫成三部曲，《百萬家私》原定是其中的第三部。作者打算在第一部描寫普里瓦洛夫家在礦區的“創業史”，以布加喬夫起義隊伍一度占領礦區作為結束。第二部描寫日益蛻化墮落、生活奢侈淫佚的普里瓦洛夫的後代。第三部《百萬家私》，描寫普里瓦洛夫家的最後一個人的活動，在這個末裔身上承擔着龐大而沉重的遺產，但在學校教育等等的影響下，他能夠經常同遺產的罪惡進行鬥爭。

這個計劃並沒有按照規定完成。結果他只寫出了第三部。就是這第三部也是持續了很久時間，而且數易其稿。最早的原稿還是在大學時代所寫的。現在所保存下來的第一種稿本則是屬於一八七八年的手筆。以後每一稿對一些情節和登場人物都有所變動，有一些情節和登場人物在最後一稿中都給刪除了。最後一稿（一八九七年）的內容變得更加深入，結構也變得更加緊湊了。

《百萬家私》的情節是圍繞着爭奪普里瓦洛夫家的遺產而展開的，隨着來繼承全部遺產的謝爾蓋·普里瓦洛夫的來到，達到

了高潮。作者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掠夺者对遗产的争夺，同时还交織着两个同样重要的情节，一个是：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爱上监护人巴哈烈夫的大女儿娜杰慈达，巴哈烈夫也愿意把女儿嫁給他，但娜杰慈达是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她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随便哪个全有权利来仔細瞧瞧，爱买就买的貨物”，拒絕了父亲的命令，却爱上了“哲学家”洛斯庫托夫，这引起了謝尔盖的痛苦，引起了他的自暴自弃，后来成为想搶夺他的遺產的波洛沃多夫所布置的美人計的俘虏。另一个是：这个深受民粹派思想影响的謝尔盖，想在烏拉尔的一个矿区进行民粹派式的改革：他希望組織劳动組合，通过磨坊的创办，建立合理的粮食买卖，让小生产者避免受資本主义的剝削。馬明-西比利亚克就通过以上密切交織在一起的情节，揭露了在俄国資本主义开始发展时期烏拉尔地区的日益尖銳的社会冲突。

烏拉尔在沙皇俄国是采矿工业的主要中心。但是因为与俄罗斯中部隔得很远，当时铁路也还不通，它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中心。它的“劳动組織”的基础是农奴制。經營矿业的人既是地主又是厂主。烏拉尔地区的工人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工人情况完全不同。他們受到方式更原始的奴役，工資十分低廉，技术装备差，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他們虽然已經是个工人，但却无法离开土地。为了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他們不能不忍受惨重的經濟剝削。烏拉尔地区农奴工人在极其低廉的工資条件下的强迫劳动，造成工厂主神話般的巨額利潤。馬明-西比利亚克在《百万家私》中描写：光是普里瓦洛夫家所經營的一个金矿，“在連續十个年头里”，就“差不多給了他們純利一千万卢布”。这些工厂主的第一代，总是精明强干而又貪婪凶狠的，他們“不辞劳苦”，亲自在山区奔波，在他們的惨淡經營下，积起了使人难以相

信的財富。到了第二三代人的手里，就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了。他們把矿场交给一个总管去管理，自己却过着和法国国王一样的生活。他們住的房子象皇宮一样富丽，在这座宮邸里，日以继夜，总是“大排筵席，熟人和生人全在酒池肉林里大吃大喝”。可是日子一久，这些刺激却变得稀松平常了。为了追求新的刺激，他們做出許多新的蠢事：“紅呢鋪路数十里，只是为了这一伙喝醉了的人要乘着三馬車狂奔；不但用香檳酒飲馬，甚至还用香檳酒沐馬”。

普里瓦洛夫一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的父亲依靠农奴工人的血汗，过着最荒淫无耻的生活，結果不但逼死了妻子，家产給阿諛奉迎他的人搶去，他自己也被人家从三层楼窗口摔出去。小說中所提到的“百万家私”遺產，已經不是属于謝尔盖父亲名下的，而是他父亲的岳父指定給他的那部份了。

主人公謝尔盖·普里瓦洛夫，作者是以同情的笔調来写的。由于他的父亲死的早，他从小就在好心的监护人巴哈烈夫家里度过，一直住到十五岁，所以沒有沾染他的父亲的习气。不仅如此，他后来还認識到他們家所办的规模巨大的沙特罗夫斯基工场的土地都是向巴什基里亚人騙来的，而“工场也是用农奴劳动来創办的”。但馬明-西伯利亚克只描写了他到烏捷尔来以后的情况，沒有詳細描写他在三十岁以前是怎么度过的，这里要对他的性格进行全面分析还有困难。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他所以看出他們的財富是农奴劳动創造出来的，主要是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的結果。他这次来到烏捷尔，带来了一大套民粹派的改革計劃：第一，“他把沙特罗夫斯基工场看作老祖宗欠下的債務，

他应当負責償還四萬個住在工場土地上的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第二，他想創辦磨坊來減輕小生產者所受到的剝削。他認為俄國可以跳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辦工業是有害的。他曾經對娜杰慈達說過關於這個論點的理由：“因為俄國在以後一個很長時期里多半還是農業國，……利用農奴的勞動在不花錢的土地上辦礦山工場，在目前，對國家經濟命脈只有害處，因為工場全靠高稅率、各種保障、經濟補助和其他種種特權才能維持，這類特權對人民有極大的害處，發財的是工廠主。”因此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磨坊上。

然而普里瓦洛夫這種民粹派的改革計劃經不起現實生活的沖擊。他所要繼承的巨額財產，成為波洛沃多夫之流野心家陰謀掠奪的對象。波洛沃多夫利用普里瓦洛夫還有個發瘋的弟弟，以他的名義，簽發數目極大的支票，然後宣告破產的計策，把遺產都控制在手裡，後來，索性把全部現款都卷逃一空。那沙特羅夫斯基工場也給拍賣掉來抵償國家的欠款。於是普里瓦洛夫所許下的大願：要給所謂老祖宗償還工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的債務，就完全成為泡影。至於磨坊，普里瓦洛夫雖然把它辦起來了，開辦之日，還請人大吃大喝一通，然而這種磨坊仍舊完全跳不出剝削榨取的規律，它不僅不可能給烏捷爾一帶的農奴和工人帶來什麼好處，而且還因為這是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它還會給農民們造成更大的痛苦。

謝爾蓋·普里瓦洛夫不僅在“經濟改革”方面一敗塗地，就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並不怎樣光彩的。他從戀愛娜杰慈達失敗以後，就落入波洛沃多夫和安托妮達夫婦的圈套，後來又和那個性格飄浮的淑霞結了婚，等到他知道波洛沃多夫勾引淑霞以後，他不但敢揭發，反而沉湎在喝酒和賭博里了。最後，要不

是娜杰慈达的丈夫湊巧因病去世，她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她嫁给他，让普里瓦洛夫家留下一支骨血，他是一定会越来越堕落的。

谢尔盖·普里瓦洛夫竭力要想做一个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实质上他仍旧是一个比他早些时候就在贵族社会中频频出现的“多余的人”。幻想，他是有的，但是他的意志却十分薄弱，他一接触到资产阶级冷酷的现实生活，他就马上一蹶不振了。

谢尔盖·普里瓦洛夫这种民粹派幻想的破灭，反映着历史的必然性，证明当时所谓俄国不存在资本主义、或者所谓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出现只有偶然的性质这些议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其实，普里瓦洛夫所谓俄国工业完全以农奴劳动作为基础，工人离不开土地，这并不是俄国的特殊现象，这是机器生产还没有怎样发达所造成的。

马明-西伯利亚克还以讽刺的笔调塑造了几个反面人物的形象，象那个媒婆一样到处乱钻的希奥妮雅，象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波洛沃多夫，还有那个“伸长了脖子，注意地仔细察看普里瓦洛夫坐过的那把椅子，甚至摸摸坐的地方，好象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还留下点痕迹在上面一样”的奥斯卡尔舅舅，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特别是波洛沃多夫。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国资产阶级人物。他到过英国和埃及，三年一任的地方自治局主任一连当过两任，现在他是银行的襄理。他虽然已经每年有两万卢布的进款，但是他一看到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晚上就翻来复去睡不成就。为了达到他的掠夺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妻子的色相。

波洛沃多夫不是一个偶然的現象，在他的貪欲里反映着資

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当他卷逃了现款，离开俄国以后，就有更大的资本集团——一家“合股公司”来追逐波洛沃多夫們所搬不动的东西。那个好心的老人巴哈烈夫慨叹说：“我活到这份年纪什么卑鄙齷齪的事情都见识过，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其实大鱼吃小鱼，巧取豪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巴哈烈夫老头不懂，只能怪他“天真”。

在事实上，不仅是波洛沃多夫之流，就是巴哈烈夫自己，也是完全按照这个规律而行动的。他也是“创业者”一流的人物，他是另一个“创业者”古利亚叶夫——也就是谢尔盖的外祖父的最重要助手，后来就成为古利亚叶夫离不开他的人。据说他又“精明”、又“能干”，是古利亚叶夫临死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古利亚叶夫为了“拯救”普里瓦洛夫家的没落，把女儿嫁给谢尔盖的父亲，他也为了同样的理由，逼着女儿娜杰慈达嫁给谢尔盖。他在“经营”矿业上是很有一套办法的。他曾经一度陷在破产的境地，但是经过他亲自出马后，立刻就把这种“厄运”扳了转来，“春夏两季他弄到不少钱，他在乌捷尔城又恢复了从前的信用”。他是怎么弄到不少钱的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依靠榨取工资低廉的农奴工人的血汗的结果。他对谢尔盖·普里瓦洛夫的“古道热肠”，完全掩盖不了他的血腥掠夺的本质。

巴哈烈夫的女儿娜杰慈达却是作品中比较不同的人物，这是马明-西伯利亚克精心雕镂的一个典型。从她身上令人想起屠格涅夫、阿察洛夫所创造的一些女性形象的若干面影和特征。她是谢尔盖热爱的对象，但是她在发展上要比谢尔盖高得多，她的性格也要比谢尔盖高得多。她曾经这样向母亲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嫁给谢尔盖：“假定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百万富翁普里瓦洛

夫，却有什么百万富翁西多罗夫，这个西多罗夫跑到我們家里来，我漸漸这样想：‘做西多罗娃太太也不坏呢！’照此看来，問題完全不在到我們家里来的是什么人，而在于我是一个等着嫁人的姑娘，結果总不免要嫁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有他們两个人之間思想发展上的距离。她很早就承认：“我們过着寄生生活，而且我們的财产也散发出几千个穷人的血腥味……单是想起这件事，我們的生活就够沒味了。”她敢于向頑固的父亲提出質問：“为什么一切不幸事件的全部責任，首先要加在妇女身上？为什么一切社会活动，妇女都不得参加，甚至在自己家庭里都没有一个角落算是她的，父亲、兄弟、丈夫，最后还有亲生的儿子，随时都能赶她出去？……”然而这样的女性一方面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停滞落后，一方面由于她远离开人民，她无法給自己找寻合适的工作，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几乎就是和洛斯庫托夫相爱。然而洛斯庫托夫只是一个耽于幻想、靠头脑来生活的人物，临終他才好容易参悟出一种要把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調和起来”的宗教。他并不比普里瓦洛夫高明多少，他也仍旧是“多余的人”的一个变种。这样的人物也是和娜杰慈达不相称的。娜杰慈达直到后来才在乡村里找到一些照顾患病的妇女，教穷孩子念书认字等等事儿来干，然而这些“善举”并不能怎样減輕她所看到的問題的严重性。至于最后，娜杰慈达嫁给普里瓦洛夫，这已經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怜悯了，因为在这时候，他們思想上的距离，只有越来越大。巴哈烈夫老头自己就承认这一点：“第二次恋爱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会跟他相处得很好……”这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保障！

馬明-西比利亚克在《百万家私》里还只有很少地方簡單写

到工人和农民。但是他对这些劳动人民是怀着同情的，他曾經扼要的叙述了狡猾的資本家怎样灌醉农奴的代表，騙取他們在文件上签字，怎样在文件上标上含糊的界址：“从某个石块到老树桩”之类，来夺取他們的土地等等的事实。

总的說来，《百万家私》反映出資本主义秩序在俄国建立后在落后的外省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反映出在当时人物心理中、思想感情中所引起的变化。作为了解資本主义发展初期俄国社会生活的动态，了解民粹主义思想的破产，它是有認識意义的。

辛 未 艾

一九六三年五月

第 一 章

“来啦……太太，他到啦！”女佣瑪特烈施卡一边喘吁吁地低声讲，一边跑进希奥妮雅·阿列克谢叶夫娜·扎普拉季娜的臥室去。“昨天夜里到的……住在金錨旅館里。”

扎普拉季娜太太脸色苍白，說不准她有多少年紀，穿一件普通的晨衣，站在鏡子前面。駱駝毛色的头发紛披在肩膀上，可是既遮不了她青筋暴起的瘦脖子，也盖不住她肮脏的睡衣，睡衣上边的小鈕子脫落了，露出她干癟的骨瘦的胸部。瑪特烈施卡报告的那个消息，好象晴天霹靂，叫扎普拉季娜太太大吃一惊，她这时正对着鏡子梳头，甚至梳子都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在臥室的一个角落里，靠着一扇向院子开的不大的窗子，坐着一个快到四十岁的男子，高擎着最近的一份报纸在看，报纸把他整个儿遮住了。这就是男主人維克托尔·尼柯拉伊奇·扎普拉季先生，本城地界局的地形測量員。照他相貌来讲，跟他的老婆恰好相反：他胖得正好，晒得黑黝黝的面頰上隱隱透出紅色，生着一派密密的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表情善良的灰色小眼睛，他极象一只成熟的苹果，和他那位賢內助极象一只盐漬梨儿一样。

他把玻璃杯里的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懒洋洋地躺在一把又软又深的安乐椅里，瑪特烈施卡到来和她唧唧咕咕讲的那番话，并没有引起扎普拉亭的注意，他仍旧漠不关心地在看他的报。

“瑪特烈娜，好人，马上到阿格丽普皮娜·菲莉普叶夫娜那里去……”扎普拉季娜太太急匆匆地对自己的女佣讲。“不，等一下……只要对她说一句‘来了’就够啦。懂吗？……看在上帝份上，放快点跑……”

瑪特烈施卡在这种火急的场合再不劳吩咐第二遍，只消对她挥一下手，她就快得象一颗炮弹似的，哪怕飞到天里去也满不在乎。瑪特烈施卡是个最最普通的佣妇，平日总是肮脏脏，愚蠢的脸上满是皱纹，灵活的棕色眼睛下边有两个大黑圈；旧花布衫子和她的身材老是不大相称，总是紧紧地箍住了她年轻人的强健肥硕的身子。瑪特烈施卡在扎普拉季娜太太眼前是个极有用处的人，因为她有一种好本领，做起事情来从不动脑筋。

“哎呀，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维克托尔……唉，天哪！……”扎普拉季娜太太哼哼唧唧地讲，从这个屋角到那个屋角地乱窜着。

“你干什么？……”

“你总该听见了：他来啦……”

“他来又怎么样？”

“笨蛋！普里瓦洛夫是个有百万家私的大财主呢，你要懂得这一点……有百万家私！……唉，天哪，我的胸衣呢……我的胸衣在哪里？”

“请你别嚷了……”

“傻瓜！……哎呀，天哪……我对阿格丽普皮娜·菲莉普叶

夫娜已經讲过好几次，我說，mon ange^①，請您相信我，您的兄弟无缘无故不会来的……唔！……瞧，事情全給我料准了。嘿！现在在巴哈烈夫家呀，利亚霍夫斯基家呀，波洛沃多夫家呀，全要乱成一团……我真高兴，高兴普里瓦洛夫到来，抑抑他們的驕气，这是說，抑抑利亚霍夫斯基和波洛沃多夫两家的驕气。他們神气活现得过火了……其实他們也有点儿不清不白。哼，你們这些好家伙，等着吧，遺產继承人一定便宜不了你們……哈哈……維克托尔，你这个木桩儿，听见沒有：普里瓦洛夫来了！”

“你少跟我歪纏行不行，碎嘴婆！‘来了，来了’，”他摹仿着老婆的口气逗她。“他有事情他就来。他跟我們一样，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給我百万家私，我也……”

“他怎么不耽擱在巴哈烈夫家里？”扎普拉季娜太太自言自语，一边用胸衣把骨瘦的身子箍住，“分明他有他的打算……我还是应当馬上上巴哈烈夫家去。必須去关照瑪麗雅·斯捷潘諾夫娜……跟 Nadine 正好是一对。倒象天上掉下一个求婚人来似的！这些有錢的人真好福气：自己的錢多得不知放到哪儿去才好，可是忽然，一个百万家私的女婿又到来了……照我想，利亚霍夫斯基有个女儿，波洛沃多夫有个姊妹，韦辽符金家有个女儿，巴哈烈夫家有两个女儿……一个求婚人看你們怎样分法！……”

“婆婆媽媽終究是婆婆媽媽，”扎普拉季娜冷靜地說，一边深思地細瞧着自己身上用彩色絲綫綉着花的晨衣前襟。“她們只知道她們那一套！‘求婚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人是彼得堡来的，他才不要看我們那些姑娘呢！跟这样一个闊佬做媒呀……”

① 法語：我的天使。——原編者注

休想!……”

“你什么都不懂，”扎普拉季娜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讲，一边在穿一件改染成草绿色的绸衫子，又把那顶缀着褐色装饰品的夏季草帽试戴了好几次。“男人懂得些什么？比方说，你以为普里瓦洛夫一定会跟伊万·雅柯符里奇偷偷摸摸上‘马格尼特’去找歌女而且感到十分幸福吧？是不是呢？也象什么列标希金啦、洛姆捷夫啦……你也愿意加入他们一伙的。算了，别费神抵赖了……你们这些男人全是一样的货，再也骗不了我！不……我把你们看透了：只要跟随便哪个女人跳一场舞，马上就会变心。”

扎普拉季娜猝然回过身去，对镜子里现出来的自己大半个身子端详了一会。衣服不大平贴；背部有几处地方突了出来，不漂亮的薄薄的襞褶围着她的腿部，倒象衣服里面的不是腿，是两根木棒。“除非换上巴纳菲定家为了我给他们卡巴奇卡找到了个对象送给我的那件新衣服？”扎普拉季娜想，不过立刻打定了主意。“犯不上……说不定玛丽雅还当我讨他们的好呢！”这位极有身份的太太脸上现出骄傲而又轻蔑的表情。

“跟你讲，希娜，”扎普拉季娜观察着老婆最后几个动作，这样说。“你别太那个……明白吗？节省点白葡萄酒，不然的话，你的鼻子要象红酸果了……”

“我的……鼻子象红酸果?!……”

希奥妮雅挺直了身子，用鄙夷不屑的眼色对丈夫瞟了一下，活象内地的话剧演员，接着堂堂皇皇地说：

“要是我不在家的时候阿格丽普皮娜·菲莉普叶夫娜来，你就对她讲，我今天一定顺便去看她……懂得吗？”

“怎么不懂得：你跟阿格丽普皮娜两个现在在有得忙呢，这个

叫‘事不干己枉劳神’……”

扎普拉亭家住在烏拉爾偏僻的山丛內的烏捷尔县城里面，这个家庭与众不同，而且純粹是现时代的现象。它是活生生的现实造成的一套前因后果湊合起来的极合邏輯的結果。这个家庭既是真正的时代产物，也就能表示出现时代的种种要求和优缺点。維克托尔是个司閤、退伍兵士的儿子。他好容易認識了几个字，年紀很輕的时候就到本城法院里去服务，将近三十岁才掙到十五个卢布的月薪。在那个时候，这点錢已經足够你穿得体的体面，而且到一些低級官吏的家庭里去走动了。后面的一点，照事情的本质来讲，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对扎普拉亭的生活來說，却有着决定意义。在一位官員筹办的晚会上，他遇见了一位十分活跃的启蒙女教师，她垂青了这个小小的公務員。不錯，这位女教师的名誉很不好，不过她有三千卢布嫁資，也就抵偿过去了。扎普拉亭是个精于打算的人，他立刻懂得事情不在于名誉，而在于他每年一百八十个卢布的薪水不能給与他什么前程，要是加上三千个卢布，情形就大不相同，极有指望了。婚事成功了，婚事的結果一一出现，先是月薪不再是十五个卢布而是二十五个卢布，其次是有了一所房屋，至少值一万五千卢布，接着是有了馬，馬車，四个僕人，貴族式的讲究的家具，还有老大大一笔款子，存在貸款銀行里收取利息。一句話，扎普拉亭夫妇目前的生活是极有保障的，他們每年开支約摸要花三千卢布。同时，維克托尔每年的薪水仍旧是三百个卢布，虽然他已經不在法院里服务而在本城地界局里当一个地形測量員。所有的人当然全知道維克托尔只有那一点点薪水，因此讲到他們闊綽的生活的时候，总是說：“当然罗，希奧妮雅办着一个私塾呢；她法文程度很好的。”另外一些人說得干脆：“是嘛，希奧妮雅是个极聪明